六藝之一錄

百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七　　錢塘倪濤撰

歴朝書論十七

宋朱長文墨池編

始予年十歳時家君嘗教以顔忠烈書日臨一紙夜則内諸庭家君亦頗悦之後益長則學為大經慕前人著文辭至於少隙無它嗜好以書為事顧存心不專而未得良師口傳指授故卒不至於成既冠屬疾

坐卧牀簀間書多則勌由是筆愈拙然其心亦弗忘焉閒因閱古人言書論訣者或叢猥或離折或謬誤竊病其難省乃刊定裒冩以義相别又以所著附成二十通目曰墨池編以藏於家噫戲謔博奕君子猶不罪焉矧於書乎覽者毋哂吾之多愛也然古之言書者多吾力不能盡得据其有以次之異時尚得傳益或後之君子為吾補焉治平三年丙午冬十月初五日吳郡朱長文序

字學門第一

許慎說文序　已見一百七十五卷書體
徐騎省校定說文表　已見一百七十五卷書體
江式論書表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
王愔文字志目錄　已見二百八十三卷書論
顏元孫干祿字書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書體
李陽冰論小篆書　已見一百七十一卷書體
唐元度十體書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

韋續五十六種書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

朱子曰所謂五十六種書何其紛紛多說耶彼皆聽於傳聞得於曲說或重複或虛誕此未能盡信也

林罕小說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書體

句中正三字孝經序　已見二百六十九卷書體

夢英十八體書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

朱子曰古之學者志於義理而體勢存焉周官教國子

以六書者惟其通於書之義理也是故措筆而知意見文而察本可以勸善可以懲惡可以明事可以辨形豈特點畫摹刻而已哉自秦滅古制書學乃缺删繁去樸以趣便易然猶旨趣略存至行草興而義理喪矣鍾張羲獻之徒以奇筆倡士林天下獨知有體勢豈知有源本惟顏魯公作字得其正為多雖與說文未盡合蓋不欲大異時俗耳太宗嘗勅徐鉉校許慎書仁廟申命篆石經於太學欲矯偽為正天下之士苟安素習不能奉

明詔意長文頗學石經顧未能致竊欲歷考籀篆本旨以古定隷近古便今又不得備見前代小學之説安可以易今次是書故以前儒論著及理者表於前庶學者不忘其本旨蓋字必有象象必有意此不備

筆法之一第二

李斯用筆法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蕭相國蔡伯喈筆法　見前上全

鍾元常筆法　見前上全

衛巨山四體書勢　已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

王逸少筆陣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朱子曰舊本謂羲之嘗渡江北遊名山之許洛觀碑據東晉時許洛未平逸少必不可往故删去之凡事理不可者倣此

王逸少筆勢論　補録於後

王逸少書論四篇　補録於後

朱子曰自三端之妙及執筆有七種兩段舊傳王右軍所作後見張彥遠要録以為衛夫人之辭然又莫可考驗也

又曰晉史不云羲之著書言筆法此數篇葢後之學者所述也今併存於編以俟詳擇

天台紫真筆法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逸少用筆賦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右軍草書勢即梁武帝草書狀　已見一百七十三卷書體

朱子曰張彥遠以草書勢為右軍自叙按篇中云二王父子可為兄弟薄為庶息羊為僕隸乃在晉宋之後以此言之蓋袁昇所作耳必非右軍也

唐太宗論書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唐太宗論筆法　見前仝上
唐太宗指意　見前仝上
虞永興詢筆髓　見前仝上
虞永興勸學　見前仝上
歐陽詢傳授訣　見前仝上
歐陽率更用筆論　見前仝上
顏魯公筆法十二意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朱子曰舊本多謬誤予為之刋綴以通文義張彦遠録十二意為梁武筆法或此法自古有之而長史得之以傳魯公耳

徐浩書法論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朱子曰以技之至精者父子所不能教理之至妙者文字所不能傳蓋目擊而道存志專而神凝乃可以至矣然則書法孰為傳哉吾將為末悟者之筌蹄耳世傳諸家筆法其辭多不雅馴蓋非其親作乃後人祖述耳然多識而博聞之亦學者之所勉也故芟蕪撮要存諸左

方以備觀覽猶病其謬誤未盡正云

筆法之二第二

張懷瓘玉堂禁經 用筆法 見前二百七十六卷

權德輿書訣 即王僧虔筆意贊而删其前十二句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李陽冰筆法 已見一百七十一卷書體

古今傳授筆法 見前二百七十五卷

陸希聲傳筆法 見前二百七十六卷

雷簡夫江聲帖 見前二百七十三卷

朱子曰張懷瓘書於唐無聞焉至其論議識法詳密如此蓋唐之盛時書學大盛師師相承皆有考據而不岀於鑿也嗚呼使予得見彼時諸公則豈不可企及耶今雖閲其遺文猶病繆戾而使人難曉也然予集是書大率据所見悉編之以備玩閲至其傳授之序法度之多君子取節焉可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雜議之一第四

趙壹非草書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逸少自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王僧虔答錄古來能書人名　錄羊欣所撰　見前

王僧虔答齊太祖論書啟　詳見後書苑菁華

王僧虔論書　又論書　見前

朱子曰此篇當是僧虔與人書耳張彥遠要錄二篇合為一非也今雖別之但編簡脫謬不能完備耳

陶隱居上武帝論書啟五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武帝答隱居書三首　見前二百七十一卷

中書侍郎虞龢論書啟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叙二王書事一首　見前

本在虞龢表中編簡脫誤不能次序但叙二王

事甚詳不忍棄之别録為一首

梁庾元威論書　前半見前二百七十二卷後半見二百六十七卷書體

蕭子雲論書啟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朱子曰隷草始於秦行於漢魏而特盛於江左觀其君

臣所以撰録論議辨析今古可謂勤矣是時名流皆謂之勝事以不能為恥故其盛如此閱隱居書知書法十二意及予元常逸少獻之優劣乃出梁武而或轉以為張長史顔魯公之辭蓋張顔祖述之爾趙壹之言亦足警夫嗜毫翰而忘功名者也

雜議之二第五

唐太宗高宗書故事

虞世南書旨述　見前二百七十二卷

張懷瓘文字論　見前二百七十三卷

張懷瓘議書　見前二百八十四卷

張懷瓘書估　見前仝上

韓文公送高閑上人序見前

劉夢得論書　補録於後

柳子厚報崔黯秀才書

歐陽永叔書李斯篆後

歐陽永叔論字法

歐陽永叔與石守道書二首　補録於後

朱子曰六藝之目曰禮樂射御書數夫禮貴乎為容樂重乎知音射賞於中鵠御美於如組數優於推歷此五者皆以精能為善至於書豈不然哉為其才有短長故君子不以賢定不肖然德均則藝勝矣觀韓子之序知書之不可偽觀夢得之論知學之不可已也子厚以為病癖不亦過乎然亦足以警夫躭嗜者也永叔譏守道之恠正矣不然則以直為斜以方為圓之弊至今未息

也善哉

品藻門第六

梁武帝書評　見前二百八十三卷

崔子玉　蔡邕　張伯英　曹喜　邯鄲淳

師宜官　梁鵠　鍾繇（又鍾司徒）　皇象　索靖

衛巨山　王右軍　王獻之　王儀同　桓元

羊欣　蕭思話　薄紹之　孔琳之　張融

王僧虔　阮研　陶隱居　范懷約　殷均

徐淮南　吴施　柳産　程曠平　李鎮東

李巖之　蕭子雲　顔倩　蕭特進　王彬之

柳惲　郗愔　庾肩吾

右書評三十有八人

朱子曰舊有梁武帝書評皆不倫次乃以兩本會而録之略隨其世次之先後故言從漢末至梁三十四人一云二十八人今得三十有七事遠未遑深考㢤於去取姑並存之其間有數人無聞者豈

當時可觀而後無傳耶然亦慮簡札之誤云爾予既録此又閲袁昂古今評普通四年所上大率相類豈武帝取昂之言而為己辭耶或傳寫者混淆而致然耶予未得善本為之較定也袁昂之評今不復録取其稍異者數條疏於武帝評之下其間有云王褒書悽斷風流而勢不稱意孟光禄書如崩山絶崖人見可畏前評未有其餘亦謬誤難録末云張芝驚奇鍾繇特絶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

英其類流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妙絶此皆可述之辭也

庾肩吾書品并略論　見前二百八十二卷

袁昂古今書評　見前二百八十三卷

李嗣真書後品　見前二百八十二卷

九品書人論（即韋續九品書人論）　見前二百八十四卷

遺名子續書評（即品總續書評）　見前二百八十三卷

品藻之二第七

張懷瓘書斷卷上中　見前二百八十二卷

朱子曰懷瓘品藻古今上下數千載斯亦勤矣當唐之盛時古書所存者多博見而精研之能始及此後世秉筆之士雖欲更述不亦難哉然其辭或樸或繁非書之要不復删易其謂今之八分為起於秦謂今之正書為程邈之隸皆非是也具續書斷王原叔篇中又以趙高首妙品不可以訓故易以胡母敬而傳髙之事歐陽公謂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此之謂也

品藻之三第八

張懷瓘書斷卷下　見前

品藻之四第九

續書斷　朱長文

周官保氏教國子以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謂也書之為教古者以參於禮樂惡可置哉自秦變六體漢興有章草英儒承承故得不廢寖興於西京曹魏之際而極盛於晉宋隋唐之間窮精殫妙變態百出無以尚矣當

彼之時士以不工書為恥故師授家習能者益衆形於簡牘耀於金石後人雖相去千百齡得而閱之如揖其眉宇也下至於五代天下罹金革之憂不遑筆札神宋受命聖聖相繼雲章宸翰藝出天縱炳如日月發如龍鸞天下多士向風趨學間有俊哲自為名家古文則郭恕先勾中正篆籒則徐騎省郇餗章友直分隸則王原叔真草則楊少師王御史李西臺宋宣獻石曼卿周子發蘇子美蔡君謨咸有遺跡可以觀述雖然學者猶

末及晉唐之間多且盛者何也葢經五季之積亂而師法罕傳就有得之秘不相授故雖志於書者既無所宗則復中止是以然也夫書者英傑之餘事文章之急務也雖其為道賢不肖皆可學然賢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豈以不肖者能之而賢者遽棄之不事哉若夫尺牘叙情碑版述事惟其筆妙則可以珍藏可以垂後與文俱傳或其繆惡則旋即棄擲漫不顧省與文俱廢如之何不以為意也予雖不能每悵然為之嘆息

於是集古今字法書論之類為墨池編其善品藻者得三家焉曰庾肩吾曰李嗣真曰張懐瓘而懐瓘者為備然自開元以來未有紀録而唐初諸公或雖有其傳而事迹缺略或未嘗立傳於此篇為缺於是用懐瓘品例綴所聞見斷自唐興以來至於本朝熙寧之間作續書斷庶使近時抱藝君子於此具見而不學者觀之亦思勉焉其所缺漏當嗣而益諸熙寧七年八月六日灊溪隱夫序

續書斷卷上　書品論

神品三人　詳見下卷

顔真卿　張長史　李陽氷

妙品十六人　詳見下卷

唐太宗　虞世南　歐陽詢　歐陽通

褚遂良　陸柬之高正臣附　徐嶠之

徐浩　釋懷素懷仁附　柳公權

沈傳師　韓擇木　徐騎省弟鍇及李無惑附

石曼卿　蘇子美　蔡君謨

論曰昔庾肩吾定張芝至於法高一百二十有八人為九品李嗣真録李斯至於張正見八十一人為十等其間有兩存者有互見者網羅前哲固以博矣然肩吾梁人也其去羲獻不遠其所評遠者必有據依近者皆所親見也而嗣真得承羣賢之緒餘而又益以隋唐之近迹故可以錙銖以權之尺寸以度之列為數品然大槩則亂其升降失中者多矣其説止於題評譬喻不求

事實虛言潤飾孰為準繩至張懷瓘乃討論古今自史籀至於唐之盧藏用為神妙能三品人為一傳蕭王袁之評庾李之品而附之以名字鄉邑爵位之詳品簡則易推事明則可考此足為學者之便也然其或失於折衷或傷於鄙俚而敘古人之行事未備其猶病諸予欲不踵懷瓘別為一書然自度病處而去古益遠其所見聞皆不及懷瓘之博且詳也雖復增損其能甚異哉於是續而補之自隋以前能書者雖懷瓘所不録而雜見

於庚李書品竇臮述書賦迹絶難考此不復載也懷瓘開元中嘗為翰林供奉工書之外無聞焉不以人廢言此謂神妙能者以言乎上中下之號而已豈所謂聖神之神道妙之妙賢能之能哉就乎一藝區以别矣傑立特出可謂之神運用精美可謂之妙離俗不謬可謂之能据所傳覩精為著定苟好惡之異商榷之差以俟來哲然同品之間固有優劣覽者可以自知焉

神翰述

神宋之興自太祖震神武敷至仁以大定天下又能敦尚文雅耆儒宿德置於廊廟英髦麗藻列於禁掖然於翰墨之學固未遑暇太宗方在躍淵留神墨妙斷行片簡已為時人所寶及既即位區內砥平朝廷燕寧萬幾之暇手不釋卷學書至於夜分而夙興如常以生知之敏識而繼博學之不倦功倍前古體兼數妙英氣奇采飛動超舉聖神絕藝無得而名焉帝善篆隸草行飛白八分而草書冠絕嘗草書千文勒石於秘閣又八

分千文及大飛白數帙以須輔弼當時工書者莫不歎服上嘗語近臣曰朕君臨天下亦有何事於筆硯特中心好耳江東人能小草累名詰之殊不知向背也小草字學難究飛白筆勢罕工吾亦恐自此廢絶矣益深慮書法之缺墜而勤勞以興之也始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者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為翰林侍書時呂文仲為翰林侍讀與著更宿禁中每歳九月後夜召侍書侍讀及待詔書藝於小殿張燭令對御書

字亦以詢採外事常常至乙夜而罷是時禁庭書詔筆跡
丕變刻五代之蕪謬而追盛唐之舊法粲然可觀矣又
嘗命徐鉉句中正刋定許慎說文正天下字學六書之
義乃得不廢以隆於今又嘗閱於內府購於天下自漢
章帝至唐太宗高宗書及古昔名臣蒼頡張芝鍾繇杜
預東晉王謝唐褚陸顏柳之徒與王羲之獻之墨迹並
勒石為法帖十卷以賜近臣後二府大人初拜者皆賜
之遂傳天下學者得以師法自古帝王好藏書者有之

矣然徒寳惜獨善而不能兼唐文皇可謂誼主猶且擇
甚愛者藏之於陵墓其次者函之於宫掖没卒為姦臣
盗賊所得以至於湮没吁可惜哉未有如吾太宗聖
謨閎遠者也至於宸翰亦以藏之天下名山勝地為慮
深矣逮章聖朝裒次遺墨其真於龍圖閣太清數秘
閣御書院及賜於名山祠廟者凡數千卷軸真宗睿
文精義窮幾入神通紹先誨沈研古藝宸毫煥發形於
翠琰者凡九十編寳在天章以永來世仁宗往在東

朝已志於書眞宗嘗以示大臣及於臨御因閱視
先帝靈几有木皮飛白筆偶取作字筆力遒邁如素
習者乃置書神位又以頒錫執政由是墨法日進發奇
振華雲龍相從鸞鳳交舞無以喻之享國四紀未嘗
輟功榜於先廟標於總章凡侍從儒學之臣皆拜貺於
上益飛白之法始於蔡邕工於羲獻蕭子雲而大盛於
二聖之間矣自古飛白罕有傳者惟先帝興之於已墜
永耀於將來厥惟艱哉英宗建寶文以奉之用踵故事

可謂美矣文憲自居藩邸及踐宸極以嚮儒好學稱天下今天子潛精六經通達淵邃宿儒老學慴服天辨臣以病隱不與縉紳接未獲細聞天縱之奇能也自從親至於舒每有青祠祈謝靈仙竊觀御名出於宸筆氣嚴而法備迹婉而勢遒於一字且如此況覩之多則妙可知也甞觀自古君天下者功成則志逸治久則氣驕至於恣畋遊邇聲色窮天下之欲極天下之樂以至太甚而階危亂者多矣惟本朝累聖威憺八荒恩被萬

物而未嘗親逸欲之事田無車馬之音下無妹麗之求
卑宮室儉服用垂拱豐裕惟六經百氏篇章論議諸家
書法是務過於寒儒者之為葢堯舜之濬明文武之齊
聖夫何足以尚已今臣纂述書斷豈敢抑居品列謹直
述以冠篇云
品藻之五第十
續書斷卷下
能品　詳見下卷

唐高宗　唐明皇　唐順宗
漢王元昌　臨川公主晉陽公主房璘妻附　楊師道
裴行儉　魏叔瑜子華附　宋令文
王紹宗孫慶禮附　王知敬殷仲容附　盧藏用
岐王元範　李邕　鍾紹京蕭祐附
常陟　蕭誠　張廷珪
賀知章　司馬子微盧鴻附　王維
呂向　鄭虔　梁昇卿

史惟則　蔡有鄰　李潮
褚廷誨　胡霈然　張懷瓘
張從申　段季展　韓滉
歸登　鄔彤　鄭慶餘
韓愈劉禹錫柳宗元附　韓梓材　裴潾
李德裕　牛僧孺　李紳
裴休　唐元度　盧知猷
于僧翰　錢惟治　錢侍郎

皇朝錢忠懿王　李煜　王侍御著

郭忠恕　句直館中正　釋夢英

范文正公歐陽永叔附　王翰林洙　周子發

邵餗　章友直　唐玄猷

雷簡夫　張公達　慎東美

李西臺建中唐異附　宋宣獻公　杜祁公

系說

自天聖景祐以來天下之士志於書學者稍復興起如

周子發石曼卿蘇子美蔡君謨之儔人亡迹存皆著在
篇中矣今列於廊廟布於臺閣復有數公有若韓魏公
骨力壯偉文潞公風格英爽介甫相國筆老不俗王大
參資質沈厚邵興宗筆思快鋭宋次道陸子履碑刻道
麗滕元發王樂道尺牘流便王才叔以婉美稱蘇子瞻
以淳古重及蔡仲遠沈睿達之徒皆彬彬可觀予固未
量其所至安敢品之然金閨玉堂之士布衣韋帶之流
豈乏能者哉予病且隱罕與搢紳接固不得而知也後

之與我同志者固當搜而次之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八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十八

朱長文墨池編　續書斷　神品

顔真卿字清臣秘書監師古三世從孫也系出瑯琊世載名德天寳末拜平原太守羯胡搆亂河朔諸郡皆陷賊獨平原堅守與其兄杲卿以討賊為事援絶力窮乃趨行在事肅宗不畏於李輔國魚朝恩事代

宗不阿於元載事德宗不悅於盧杞擯斥流離未嘗
寧處卒為姦臣所擠以使叛虜秉節就死年七十六位
太子太師謚曰文忠唐世皆謂之魯公不敢名云嗚
呼魯公可謂忠烈之臣也而不居廟堂宰天下唐之
中葉卒多故而不克興惜哉其發於筆翰則剛毅雄
特體嚴法備如忠臣義士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揚子雲以書為心畫於魯公信矣尤嗜書石大
幾咫尺小亦方寸蓋欲其傳之遠也碑刻遺迹存者

最多而荒郊廢冢其出未已碑刻雖多而體製未嘗一也葢隨其所感之事所會之興善於書者可以觀而知之故觀中興頌則閎偉發揚狀其功德之盛觀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夫承家之謹觀仙壇記則秀穎超舉像其志氣之妙觀元魯山銘則渟涵深厚見其業履之純餘皆可以類考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鈎如屈金戈如發弩縱横有象低昂有態自羲獻以來未有如公者也其真行絶妙所謂如長空遊絲蟲網

絡壁者吾於蔡明遠帖見之公正書及真行踰妙及神其草書葢有之矣恨未見也或曰公之書殊少媚態又似大露筋骨安能越虞褚而偶羲獻耶答曰公之媚非不能恥而不為也退之嘗云羲之俗書姿媚葢以為病耳求合流俗非公志也又其太露筋骨者葢欲不踵前迹自成一家豈與前輩競其妥帖妍冶哉今所傳千福寺碑公少為武部員外時也遒勁婉熟已與歐虞徐沈晚筆相上下而魯公中興以後筆

迹逈與前異者豈非年彌高學愈精耶以此質之則公於柔媚圓熟非不能也恥而不為也自秦行篆籀漢用分隸字有義理法貴謹嚴魏晉而下始減損筆畫以就字勢惟公合篆籀之義理得分隸之謹嚴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

張長史（不書名避御嫌名也）蘇州吳人也為人倜儻閎達卓爾不羣所與遊者皆一時豪傑李白詩云楚人盡道張旭奇心藏風雲世莫知三吳牧伯皆顧盼四海椎俠爭

追隨太白奇士也稱君如此君之藴蓄浩博可知矣主荒政尨不見抽擢棲遅畀冗壯猷偉氣一寓於毫牘間蓋如神虯騰霄漢夏雲出嵩華逸勢奇狀莫可窮測也雖庖丁之刲牛師曠之為樂扁鵲之已病輪扁之斲輪手與神運藝從心得無以加於此矣又其志一於書軒冕不能移貧賤不能屈浩然自得以終其身嗚呼書之至者妙與道參技藝云乎哉善乎韓子之知君志也甞稱君曰喜焉草書怒焉草書窘窮

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華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萬物之變可喜可愕不寓於它必於草書焉發之故其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韓子未嘗輕與人譽君如此信矣今其殘札斷簡模鏤而傳者見之使魄褫而心服也君草書得神品或云君受法於陸東之嘗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入又聞鼓吹而得筆法之意後觀

倡公孫舞西河劍器而得其神由是筆迹大進益積
慮於中觸物以感之則通達無方矣天下之事不心
通而強以為之未有能至焉者也初尉常熟有老叟
陳牒既判去不數日復來君怒而責之曰汝何以細
故屢擾官府也叟曰君筆迹奇妙欲以藏篋笥耳非
有所論也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君視之曰天下奇
書也自此益盡其法以君之資猶且博觀而後至然
則學固不可以已乎君性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下

筆愈奇嘗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視之自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以此呼張顛後嘗為金吾長史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惟君無間言傳其法者崔邈顔真卿世或以十二意謂君以傳顔者是歟非歟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長史草書為三絶

李陽氷趙郡人好古善屬文嘗令當塗李白往依之贈以詩曰落筆灑篆文崩雲使人驚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歷集賢學士晚為將作少監韓退之稱曰李

監是也陽氷篆品入神自秦斯以倉頡史籀之迹變而新之特製小篆備三才之用合萬物之變包括古籀孕育分隷功已至矣歴兩漢魏晉至隋唐逾千載學書者惟真草是功窮英擷華浮功相尚而曽不省其本根由是篆學中廢陽氷生於開元始學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吴季札墓誌精探之學得其淵源遍觀前人遺跡以謂永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嘗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其以書

為已任也如此當世識者皆傾伏之以為其格峻其氣壯其法備又光大於秦斯矣蓋李去古近而易以習傳陽冰去古遠而難於獨立也雅好書石魯公之碑陽冰多題其額觀其遺刻如太阿龍泉橫倚寶匣華峰崧極新浴秋露不足為其威光峭拔也或者謂之倉頡後身嘗貽書李大夫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是時四方亂離執政者以為迂而陽冰之志

不克就後之人將安師仰乎惜哉舒元輿嘗得陽氷真蹟在六幅素上見蟲蝕鳥步痕迹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焰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飛去且贊之曰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自陽氷後雖餘風所激學者不墜然未有能企及之者初絳州碧落尊像之背有篆文極奇古陽氷見之歎美服膺寢食其下不得影響大熱中以椎椎之猶有遺迹唐

人尤奇之或以為陳惟玉書或以為異人所刻獨李漢以為李譔書漢之言誠然猶未敢必爾

妙品

唐太宗文武聖皇帝遏亂略致太平雖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無以尚也既即位購求天下名書以充御府銳精臨寫特愛羲之首與虞世南褚遂良論書法二人皆賢者也因其論書可以及政矣翰墨所揮遒勁妍逸鸞鳳飛翥虬龍騰躍妙之最者也帝善

用兵所向必摧破天下無事移其用兵之勇以見於書則其書孰禦哉故嘗謂羣臣曰吾平亂寇嘗親執金鼓觀敵之陳即知強弱以吾弱餌其強以吾強擊其弱無不大潰盎思其深也今吾臨古人書殊不學其形勢唯求其骨力骨力既得其形勢自生矣嘗真草於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一時之絶又嘗因賜宴操筆飛白諸公競於御手取之魏鄭公之薨帝為文於碑且自書焉書雖功名之餘事然帝王能之亦足

以娛心意而助褒勸亦治世之盛美也貞觀二十三

年帝登遐年五十三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南出繼其叔中書侍郎寄之後故字伯施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學術淵博論議持正無所阿狥其中抗烈不可奪也故其為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然而內含剛特謹守法度柔而莫瀆如其為人雖歐虞同稱德義乃出詢右也初浮屠智永學逸少書精極名重於陳

世南從學焉盡其法而有以過之其隸行皆入妙品
太宗嘗與之論書書亦至於妙而稱世南為書翰之
絕此言諒矣及其卒也帝甚悼之詔魏王泰曰世南
於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人倫
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無復人矣世南位祕書監
為宏文館學士爵永興縣公謚曰文懿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貌寢侻敏悟絶倫讀書輙
數行同盡博貫經史當陳隋之際士子盛於書學詢

師法逸少尤務勁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里復返及倦乃布坐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精如此傑出當世顯名唐初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雖戎狄亦慕其聲然觀其少時筆勢尚弱今廬山有西林道場碑是也及晚益壯體力完備奇巧間發蓋由學以致之九成宮碑溫大雅墓銘是也其正書纖濃得中剛勁不撓有正人執法面折廷諍之風至其點畫工妙意態精密無以尚也行書黜斜蟠屈如龍虵振動戈

戟森列自成一家八體盡能而飛白尤精今恨不及見也高祖徵時數與遊既登位累擢給事中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張懷瓘稱其飛白隸行草入妙小篆入能

子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惰常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乃刻意臨倣以求售數年遂繼父名號大小歐陽體雖得父之勁銳而意態不及也然亦可以臻妙品矣晚節自貴重以狸毛為筆覆以兔毫管用象犀非

是未嘗書也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母喪雖以詔
奪哀而藉豪居廬不廢天授初轉司禮卿判納言事
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通與岑
長倩以為不可死於酷吏嗚呼歐陽父子以風節學
藝相繼為唐名臣美哉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散騎常侍亮之子貞觀中
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隸楷虞世南死太宗思之
嘆曰吾無與論書者矣魏鄭公白見遂良帝令侍書

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其僞遂
良獨論所出無敢殊冒非夫博學深究者誰足與是
非數百年之舊迹哉其書多法或數鍾公之體而古
雅絶俗或師逸少之法而瘦硬有餘至章草之間婉
美華麗皆妙品之尤者也後遷諫議大夫屢進讜言
帝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於朕若飛鳥依人自
加憐愛拜中書令帝寢疾名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
帝寄霍光劉先主託諸葛亮朕今委卿高宗立二賢

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及二后廢立遂良固諫不從命貶愛州刺史歲餘卒
嗚呼古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褚公有之
陸柬之吳郡人宰相元方之伯父虞永興之甥也臨學
舅氏得其法遂以書顯家與歐褚齊名張懷瓘謂其
隸行入妙草入能然隸行於今殆絕遺跡余嘗閱觀
其草書氣古筆老如喬松倚壑野鶴盤空信乎名不
虛得也官至太子司議郎元方子景融博學亦工書

札時有髙正臣者亦以書聞而不喜東之書葢衘巳長而忘公是歟

徐嶠之字惟岳會稽人父師道太真少有至行不干仕進裴行儉總戎隴外辟之賔幕因授九隴尉非其志也棄官歸隱及終諡曰文行先生賀知章為之作銘太真精於翰墨嶠之能承之以名世尤純孝積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嘗面詣張易之而佐佑五王迎立中宗不自以為功也歴趙湖洺州刺史卒

官正書入妙行書入能道媚有楷法姚宗母之墓湖州孝義寺碑皆合作者也嘗進書六體手詔答曰得所進書甚可觀覽迴鸞顧鵲墜露凝雲雖古人臨池懸帳之妙何以過此仍賜物四十段以旌之

子浩字季海受書法於父少而清勁隨肩褚薛晚益老重潛精羲獻其正書可謂妙之又妙也八分真行皆入能嘗論書云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沈也

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故浩之為書職銳於內
振華於外有君子之器焉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
備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草隸相參皆
為精絕識者評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空圖
所寶愛又嘗著書譜一卷恨未見之唐之工書者多
矣求其三葉嗣名者惟徐氏云浩擢明經為肅宗中
書舍人四方詔令多出浩筆遺辭贍敏而書法至精
帝善之又太上皇誥册寵絕一時代宗時會稽

縣公出節度嶺南入為吏部侍郎坐事出明州别駕
德宗初召授彭王傅進郡公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師
謚曰定子峴又善書工於行草石曼卿得其石刻屢
稱於人

釋懷素字藏真長沙人也自云得草書三昧其始臨學
勤苦故筆塡委作筆塚以瘞之嘗觀夏雲隨風變化
頓有所悟遂至妙絶如壯士拔劒神彩動人顏魯公
嘗有書云昔張長史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

之為也僕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孰以為不可耶其為名流推與如此後有懷仁者居長安洪福寺摸集右軍頗見精熟其徒有胡英效之亦以書勒石

柳公權字誠懸京兆華原人兵部尚書起之之弟也元和初擢進士第穆宗時以夏州書記入奏帝曰朕嘗於佛廟見卿筆迹思之久矣即拜右拾遺侍書學士帝問公權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乃可為法帝改容悟其筆諫也起之嘗寓書於宰相曰家弟本志儒

學先朝以侍書見用頗類工祝願徙散秩乃改右司
郎中宏文館學士文宗復召侍書遷中書舍人翰林
書詔學士帝有求治之意而不能倚忠聖讒嘗便殿
舉袂曰此三澣矣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
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其切直多類此累封
河東郡公咸通初以太子太師保致仕卒壽齡八十
八公權博貫經術正及行皆妙品之最草不失能葢
其法出於顏而加以遒勁豐潤自名一家而不及顏

之體局寬裕也雖鶩鴻避弋饑鷹下韝不足以喻其鷙急云文宗嘗召與聯句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爲詞情皆足命題於殿壁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其遷少師宣宗召至御坐前書紙三番作眞行草三體帝奇之賜以器幣且詔自書謝章無限眞行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子孫爲不孝外夷入貢皆别具貨曰此購柳書嘗書京兆西明寺金剛經有鍾王歐虞褚陸家法自爲得意凡公

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而主藏奴或盜用不復詰惟硯
筆圖籍自鐍秘之

沈傳師字子言蘇州吳人史館修撰既濟之子也材行
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入翰林次當拜承旨稱
病固辭出觀察湖南歷右丞出率江西以吏部侍郎
卒年五十九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
家而僚佐極一時之選正行書皆至妙品存于翠琰
爽快騫舉如許邁學仙骨輕神健飄飄然欲騰霄云

韓擇木當蕭氏代世以八分得名是時韓雲卿以文顯李陽氷以篆顯擇木以八分顯天下欲銘其先人功者不得此三人不稱三服杜子美詩云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觀其跡雖不及漢魏之奇偉要之莊重有古氣而首唱於天寶之間宜眞妙品又如山東老儒雖姿宇不至峻茂而嚴正可畏云擇木嘗為右散騎常侍宰相李峴忤李輔國又以爭崔伯陽責太重帝怒黜峴蜀州時擇木入對帝曰

峴欲專權耶朕今黜之尚恨法太寛擇木曰峴言直
不敢專權陛下寛之祇益盛德耳其正論如此後以
太子少保致仕尚作書不衰

宋

徐鉉字鼎臣事李煜官御史大夫王師圍金陵來求緩
師陳述懇至既復命隨煜入朝太祖詰之不屈即蒙慰
勞授率更令至太宗時直學士院訓辭溫雅得詔命體
遷右散騎常侍坐事貶邠州刺史行軍司馬卒年七

十六騎省敏於文為江表冠中朝士大夫皆推與之尤善篆八分精於字學蓋自陽冰之後篆法中絶而騎省於危亂之間能存其法歸遇真主字學復興其為功豈淺哉雖患骨力歉陽冰然其精熟竒絶其點畫皆有法及入朝見嶧山摹本自謂得師於天人之際搜求舊迹焚擲畧盡較其所得可以及妙嘗被詔刋定許慎說文今行於世弟鍇得兄之學而名譽相上下世號二徐江南有王文秉者篆體精勁遺跡可

寶其後鄭文寶查道龔皆善隸篆由騎省發之後皆為顯人又有李無惑者同安人太宗時為翰林待詔深得陽氷之法道徤端直見稱於楊文公錢塘人吳浩浩筆尤妙世莫能偕無惑常蓄藏之語人曰浩死當絕筆矣無惑後為參官宰邑歳常寄萬錢市大筆於浩

石延年字曼卿其先幽州人志氣豪邁慕古人奇節偉行而欲立非常之功既與世齟齬於是嗜飲以自放

奇篇寳墨多得於醉中真一代文翰之雄也少舉進士不中初命奉職久之以太祝宰濟之金鄉累擢大理丞通判海州還為秘書閣校理遷中允康定二年卒年四十八上書請莊獻明肅還政言夏戎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叛時權相語人曰缺執政欲以曼卿擬之猶冀其私詣然後奏曼卿語人曰吾少有志効國用當自結明主以奮生平又安能屑屑於相府乎執政聞之遂罷是時天子方用其言稍欲進顯以試其

才而曼卿不幸病死可哀也已曼卿正書入妙品尤喜題壁不擇紙筆自然雄逸嘗艤舟於泗州之龜山寺僧請題壁殿榜乃劇醉卷氈而書一揮而三榜成使善書者雖累旬月構思以為之亦不能及也范文正誄之曰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歐陽永叔嘗賦詩云曼卿子美皆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子美生窮死愈貴殘章斷藁如瓊瑰曼卿醉題紅粉壁粉壁已剝昏煙煤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

華高崔嵬自從二子相繼没山川氣象皆低摧二公之辭信得其實矣不假余評云

蘇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直集賢院者子也舉進士累遷大理評事范文正公薦之校理集賢有欲撼文正者以事劾之坐除名以湖州長史卒嘉祐中追復其官子美志於功名雖在卑位數慷慨論朝廷大事人所難言者既廢游吳中以泉石自適善於歌詩發必造奇尤工行狎草書皆入妙品殘章片簡

傳寶天下如花發上林月晃淮水光彩浮動云兄舜
元字才翁草隸卓爾不羣但恨遺迹之少耳歷提點
刑獄以卒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擢天聖八年第范文正
公黜饒州余靖尹師魯歐陽永叔以論救從貶君謨
作四賢詩以諷天下稱之為慶歷初諫官遇事感激
權倖畏縮而上得與范韓杜富諸公革弊事以脩太
平其後又歷清近竭忠補過救唐子方留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上益嘉其言再守泉州移福唐重經術士
禁遭喪而破産誅巫覡主病者絶蠱毒殺人者大變
其俗入揔三司會英宗即位昭陵復土財用皆猝須
而畢給拜端明殿學士知杭州以便親俄居憂病卒
年五十六君謨真行草皆優入妙品篤好博學卓冠
一時少務剛勁有氣勢晩歸於淳淡婉美詩云抑抑
威儀維德之隅可以況其書矣然頗自惜重不輕為
書與人尺牘人皆藏以為寳仁宗深愛其迹甞書

曰御筆賜字君謨以寵之君謨作詩自書以謝御製
元舅隴西王碑文君謨書之及學士撰温成皇后碑
文勅書之君謨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儒者之工
書所以自遊息焉而已豈若一技夫役役哉古今能
自重其書者惟王獻之與君謨耳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八十九

錢唐倪濤撰

朱長文墨池編　續書斷

能品

唐高宗天皇大帝太宗之子也守成業天下清晏而昏懦不剛終致危亂雅善真草隸飛白嘗作賜遼東諸將書出示朝堂又嘗為飛白書賜戴至德曰泛洪流俟舟楫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李敬元曰資啟沃

罄丹誠崔知悌曰竭忠節贊皇猷皆見意於辭云永

淳二年帝陟於洛陽宮年五十六

宗至道大明皇帝開玄致治比隆貞觀晚蔽大姦播

遷遐陬少能八分正書錫之臣工勒之金石不勌於

勤尚藝之至上元三年崩年七十八

順宗至德大安皇帝德宗之太子夙在東宮躬服仁孝

善正書德宗每作詩賜文臣多命皇太子書焉王伾

以書待詔遂見寵遇伾胥人也終以基禍即位後有

疾元和元年上仙年四十六

漢王元昌高祖之子祖述羲獻尤善行書雖在童年已
精筆意蕃夙成之智有不待久而能者矣

楊師道字景猷隋觀王雄子也清警有才思工詩善草
隸大觀十年拜侍中親遇隆渥以太常卿卒

臨川公主太宗女也下嫁周道務工篆籀能屬文其妹
晉陽公主字明達文德皇后所生善臨帝飛白書下
莫能辨年十二而薨後有房璘妻高氏嘗書石刻字

畫勁媚蓋唐世以書相尚至於女子皆習而能可謂
盛矣
裴行儉字守約高宗時為吏部侍郎精於用兵停可汗
夷突厥為時良將通陰陽歷術知人好施工草隸名
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厚賜與之
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
而妍捷者惟余與虞世南耳所撰選譜草字雜體數
萬言其精意於書如此

魏叔瑜鄭公子也鄭公名德冠代叔瑜克保其後位至豫州史尤邃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華字茂實檢校左庶子武陽縣男書法雅正遺迹尚存唐世稱之曰前有虞褚後有薛魏叔瑜兄叔琬亦善書時有王方翼者與叔琬齊名

宋令文汾州人高宗時為東臺詳正學士富文辭且善書有力世稱三絕其子之問以文章起之悌以驕勇聞之愻工草隸世謂各得父之一絕然之問猶險之

遜諂猥之悌雖顯無他長也

王紹宗字承烈梁左民尚書世詮曾孫徙居江都少貧寠嗜學工草隸居僧坊為之書取庸自給凡三十年庸足給一月即止不取羸人雖厚償輒拒不受徐敬業起兵聞其行以幣劫之不肯赴武后召赴東都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學累遷秘書少監當時以書顯名人稱其風規濩落氣力雄壯如曲浦鴻鳴芳園桂植云紹宗嘗自云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常

精心率意凝神靜思以取之耳吳中陸大夫以余比
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常被中畫腹正與余同虞
即世南也葢其雖不臨寫而研精覃思歲月深久自
有所悟耳唐世寫經類可嘉紹宗者猶屈為僧書則
寫經者亦多士人所筆爾紹京所善孫虔禮字過庭
官至右衛胄曹參軍書有能名或病其體多同而格
不高爾
王知敬河內人武后時為麟臺少監善隸草行評者云

如麒麟將騰鸞鳳欲翥子友正以隱逸稱於時又有
殷仲容陳郡人善大書精於題額與王齊名天后嘗
詔二人者各題一榜仲容資福寺知敬清禪寺俱為
絕筆行者莫不駐車觀之仲容之父令名已善斯藝
盧藏用字子潛京兆長安人初隱終南少室二山學鍊
氣為辟穀術登衡廬彷徉岷峨與陳子昂趙正固友
善工草隸頗有法度長安中召授左拾遺位至黃門
侍郎晚狥權利務為驕縱渝其素節論者薄之

岐王範明皇之弟也好學工書厚禮儒士常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又聚書畫皆世所稱者初隋滅禁中圖書湮沒唐興募求稍稍復出藏於秘府長安初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乃密使摹肖殆不可辨而竊其真者易之誅悉為薛稷取去稷敗範得之初不奏白後憂而焚之論者痛惜範薨追謚惠文太子

李邕字太和考曰善善以文選講授諸生邕能補益其意見李嶠請假直秘書未幾與篇隱帙了辨如響嶠

歎曰子且名家召拜左拾遺助宋璟劾張昌宗諫中
宗昵鄭普思大節磊磊為明皇御史中丞歷陳括淄
滑刺史汲郡北海太守以事誅年七十重義愛士為
文長於碑頌而復多自書人奉金帛以請前後所受
鉅萬計然能拯孤恤窮家無厚積人亦不以為咎也
邕書如寬厚長者逶迤自肆而終歸於法度能品之
優者也吾嘗嗟其始沮於韋氏中忌於張說卒被誅
於李林甫才名四十年而貶竄遠裔坐席不暖終不

得其死哀哉杜子美八哀詩深得其實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為司農録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題諸宫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與討韋氏亂拜中書侍郎後數坐事貶遠方年八十餘以少詹事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蹟藏家者至數十百卷然自書微怯不足逮前輩云後有蕭祐亦精於書畫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嘗歷彭州刺史鑿瑯琊池至今有佳趣

常陟字商卿宰相安石子也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擢掌書命遷禮部侍郎以鑒裁銓綜稱而為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欲相之以論直見疏位東京留守郇國公卒　陟晩而多縱常以五采牋為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授意而已陟惟書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朶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蕭誠蘭陵人搦翰清婉開元初時尚褚薛誠為之最書碑刻李陽氷多為之題篆或評其書云舞鶴交影騰

猿在空仕左司員外郎時有宋儋李璆並有聲於代

宋師鍾李師王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始以直言寤武后當中宗明皇時屢陳鯁諤之論用太子詹事致仕廷珪善八分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擢進士超拔羣類科開元中遷太子賓客秘書監晚節尤誕妄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秘書内監每醉輙屬文筆不停綴善草隸好事者具筆硯從之意有所愜不復

拒一紙纔十數字世甚珍之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卒年八十六或傳其仙去人有遇之者

司馬子微洛州温人盧天台不出睿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錫寶琴霞紋被還山明帝再召至都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子微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刋正文句卒年八十九又有盧鴻字顥然洛陽人博學善書篆盧嵩山開元初禮召不至五年復詔起之拜

諫議大夫固辭還山

王維字摩詰善詩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後為戎羯所污以凝碧一絕免誅年六十一位尚書右丞卒

呂向字子回章草隸峻巧又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世號連綿書向強志於學每賣藥即於市閱書遂通古今開元中召入翰林帝遣使采擇姝好向奏美人賦以諷帝怒賴張說諫以免遂見旌寵嘗詁解文

選世號五臣注者是也卒工部侍郎

鄭虔鄭州滎陽人博學善著書明皇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時號鄭廣文善圖山水好書貧無紙於時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肄書歲久殆遍甞自寫詩并畫以獻帝大書批曰鄭虔三絶晩節陷賊庭貶台州司户故杜甫深哀之也

梁昇卿涉學工書為奉天尉韋抗表之其仕優顯至都督廣州書東封朝覲碑為時絶筆

史惟則吳郡人天寶中嘗為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在唐中葉以八分名家者四人惟則與韓擇木蔡有鄰李潮也擇木尤妙名重當時惟則可以亞之或評曰雁印平沙魚躍深淵也

李潮八分令世傳者幾希杜詩云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劒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怒骨肉强歌詩不無溢美亦足以知其能時有王遹者亦工分篆當時名不甚著而其迹今有存者

褚庭誨錢塘人左散騎常侍无量之姪也正書精熟可
慕見之於元覽法師碑開元中位諫議大夫

胡霈然生開元天寶間書畫道妙而格力不揚時有蘇
靈芝者頗好書石迹與霈然相上下

張懷瓘字未聞也其父善書與高正臣近懷瓘高自矜
飾謂真行可比虞褚草欲獨步於百數年間然無遺
跡可考爾開元中嘗為翰林供奉

張從申進士擢第昆仲四人皆稱於時從申最優學逸

少書結字遒密可喜晩益自放不務産業當大歴後
徐李海已老獨從申髙步江淮間凡其書碑李陽氷
多為題額故得名益髙在廣陵碑曰四絶同安碑曰
三絶蓋當時見稱如此遊山谷見祖塔之側有一小
碣視其迹乃從申在建中時所書而人未甞省乃刷
滌染以紙墨尤老硬竒譎乃從申之合作者也題其
銜曰檢校禮部郎中
段季展與劉晏同時晏領財賦有大功其所與多天下

賢士季展葢其徒也獨以禹廟碑見知於周子發遂

為時人所珍其運筆流美亦足貴尚云

韓滉字太冲長安人宰相休之子也位鎮海節度江淮

轉運使能調發糧帛以濟危難而刻深剛愎議者惡

之好鼓琴書得張長史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自言

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然今無遺迹特據史氏所稱耳

歸登字冲之舉賢良策髙第為右拾遺同列有所諌諍

輙求聯名無所回畏尤遠權勢不以淹速為懐順宗為皇太子登父子侍讀終於工部尚書年六十七登書前人未嘗稱道余近得徑山禪師碑於錢塘乃登騎省時書也字皆真行縱橫變動筆意尤精蓋其當時不以書自名而唐人亦罕稱之耳

鄔彤嘗於吳興書尊勝經流便可喜書家或稱其受法於魯公何翰墨之不類也又或評之如寒林棲鳥平岡走兎云孫莘老取其書置墨妙亭

鄭餘慶字展業滎陽人少砥礪行已完潔德宗憲宗皆
命以相嘗觀其為樊澤書神道碑遒熟可喜憲宗時
能書者幾希如餘慶者已為精筆矣年七十五贈太
保

韓愈字退之唐世大儒高義亮節昭昭然如揭日月其
爵位行事不待述而可知也退之雖不學書而天骨
勁健自有高處非衆人所可及余嘗見其華嶽題名
酷愛玩之如把其眉宇又劉夢得柳子厚皆喜學書

有石刻班班垂世間其文章足以自顯而又假翰墨
為助豈不美哉
韓梓材字利用元稹觀察浙東幕府皆知名士梓材其
一也筆迹睎顏魯公沈傳師而加遒麗披砂見金時
有可寶是時羊士諤同在越州亦以文翰稱云
裴潾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為憲宗起居舍人柳泌
為帝治丹劑求長年潾諫甚切見貶憲宗竟以藥棄
天下世謂潾知言後尹河南

李德裕字文饒相武宗有大勲鉏澤潞戡夷狄唐以中興不幸貶死其書祖述顔公毅然有法余嘗觀遺刻於南徐歎其志於功名有餘力足以及書也

牛僧孺字思黯系出隴西狄道少與韓吏部並遊文重一時相穆文二宗德全而清唐之名宰也嘗書馬摠谿堂碑師元常落落不俗亦可尚云以太子少師薨

李紳字公垂少也孝而有節不為李錡草表遂相穆宗為唐名臣嘗觀其法華寺詩筆老字勁亦為無愧於

前輩焉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浙東觀察使休能文章楷遒勁有體法為人醖藉進止雍容宣宗嘗曰休真儒者大中時在相位五歲革漕舟積弊止方鎮橫賦終荊南節度年七十四嘗於太山建化城寺休鎮太原寺僧粉額陳筆硯以俟休神情自若以衣袖揾墨書之極遒健逮歸妾侍見其霑渥休曰吾適以代筆也

唐元度文宗時待詔翰林精於小學書有楷則作九經
字樣十體書學者資之
盧知猷字子謨僖昭時歷史館脩撰戸部尚書器量渾
厚世推長者善書有楷法文辭贍麗
于僧翰以八分稱於咸通之際雖繩矩甚備功力不及
韓史
皇朝
錢俶字文德武肅王之孫文穆王之子忠獻王之弟世

守吳越太平興國中籍其國以獻有司改封淮海端拱元年以鄧王卒於南陽謚曰忠懿王善草書太宗嘗遣使取之王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褒飾因賜玉研金匣紅緑牙管筆龍鳳墨蜀牋盈丈紙皆百番

姪惟治字和世廢王倧之子亦善草隷臨寫二王書嘗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存乎其中矣歸朝領鎮國軍節度太宗遣書學賀丕顯詣第徧閲諸錢書丕顯曰諸錢皆效吳僧亞棲迹筆力恨弱獨惟治最精

耳真宗嘗語其弟惟演曰朕知惟治善書以其病不
欲遣使索之卿為求數幅進上翌日書聖製詩十章
以獻賜白金千兩
忠獻王有子曰昱字就之尤善筆札精於尺牘始忠獻
薨時年四歲故不得立太祖即位以其君命來賀燕
射後苑時江南使者先中的詔令顯射應弦而中乃
受玉帶之賜後歸朝授刺史獻文召詔試改秘書監
工部侍郎郢州團練使太宗嘗閱其書甚善賜以御

書金花扇急就章是時天子方銳意翰墨購求天下遺迹侍郎以鍾繇羲之墨迹八軸思公亦以鍾王唐明皇墨迹七軸為獻皆優詔奬之侍郎於予為外曾祖也

王著字知微初仕偽蜀蜀平歸朝遷衛尉寺丞太宗召對擢翰林侍書著善正書行書兼精智永禪師真草千文殘缺著補字數百而刻石頗得其形範世寶重之脩東嶽廟著勒碑遷著作郎時呂文仲為侍讀與

著更宿禁中著善大書全用勁毫爲筆甚大號散卓
市中鬻者管百錢上嘗以紙一番令書六字次一番
四字一番兩字一番一字皆極遒勁上稱善厚賜之
初太宗臨書嘗有宸翰遣中使示著著曰未盡善也
上乃益勉於臨學它日又示著著如前對中使責之
著曰天子初銳精毫墨遽爾稱能則不復進矣久之
復示著著曰功已著矣非臣所及也真宗嘗言於輔
臣而嘉之噫書特一藝而聖賢之餘事耳當其未至

則端士猶不敢諛言溢美況天下大政或志於諂而不以實對乃知徵之罪人也昔唐許圉師非二王而以高宗為書聖豈不愧哉著位殿中侍御史卒有李居簡者善草太宗甚愛之以賛善大夫直御書院是時禁林詔命筆體丕變粲然可觀遠追唐室其後真宗時待詔尹熈古得筆法仁宗時仲翼工草迹頗有時譽

李煜字重光王江南昵姦拒諫以干天罰賴本朝封之

以為違命侯而不戮也頗尚儒雅工筆札遺跡甚勁
銳今清涼寺有德慶堂榜猶在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少能屬文善史書小學尤工真
楷而沈湎縱弛陵薄貴勢盛暑暴於日體不沾汗祁
寒浴於河旁氷凘釋或絶粒旬日無恙人甚異之
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以罪流竄卒於行道
若蟬蛻然嘗校定尚書又有小字説文字源存於今

句中正字坦然華陽人也精於篆籀兼善行草與國中

獻八體書太宗雅好其名擢授直館與徐鉉校定說
文與吳鉉王文舉撰雍熙廣韻累遷屯田郎中杜門
守道惟筆札自娛太宗神主及謚寶篆文皆受詔書
之又以古文八篆三體書孝經表上真宗召對問其
書之歲月對曰十五載乃成帝深嘉歎命藏祕閣卒
年七十四
李建中字得中在神德朝以殿中丞直集賢院恬於進
取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至今謂之李西臺居於洛中

葺園池即山水以自娱尤善筆札草隸篆籀八分皆
工真行尤精士大夫爭藏弆以為楷法嘗科斗書郭
恕先汗簡集以獻有詔褒美處士唐異字子正亦善
書范文正公嘗稱其與西臺相左右
釋夢英衡州人效十八體書尤工玉箸嘗至大梁太宗
召之簾前賜紫服去遊終南當世名士如郭恕先陳
希夷宋翰林白賈大參黃中之儔皆以詩稱述之師
號宣義其後廬山僧顥彬學王關右僧夢正學柳浙

東僧宛基學顏亦為時人所稱

宋宣獻公綬字公垂在章聖朝以文章處禁林在神文朝以風節參機政特工筆法本朝以來言書者稱李西臺與宣獻云子敏求字次道學傳其家近歲名卿宗公之碑誌多求其書遒婉沖麗當世共珍之今以諫大夫知制誥

杜祁公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本朝忠清恭肅之臣也立於廟堂國家以為重退而里居搢紳以為法享年

八十官至太子太師謚曰正憲少工書晩益喜之於
草筆尤善雖年位皆重尺牘必親人皆寶藏之韓魏
公嘗以詩謝其詩云因書乞得字數幅伯英肌肉羲
之膚字體真渾遠到古龍馬初見八卦圖又云公之
嘉壻蘇子美得公一二名已沽矜奇恃儁頗自放質
之公法慙豪麄其愛重如此
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吳郡人嘗以言拒章獻不為呂
武而以道致神文賢於成康者也位資政殿學士戶

部侍郎莬晚年學樂毅論沈着痛快亦一代之墨寶也與公同進者歐陽永叔諱脩吉州廬陵人文章絶出一時事仁宗為諫官近臣以忠論見知遂見大用致仕莬永叔雖不學書其筆迹爽爽超拔流俗於天下金石之刻無所不閱又從而品藻焉成集古録一千卷

王翰林洙字原叔南京宋城人博極羣書至於陰陽律呂星官筭術訓詁字音無所不達既進用能因其所

學開陳嘉言天子嘗喜其說嘗以塗金龍水牋爲飛
白詞林二字以褒之晚喜隸書尤得古法當時學者
翕然宗尚而隸法復興以侍讀學士卒特謚文後有
楊畋爲天章閣待制亦勤隸學予內兄蔡君謨嘗爲
余言隸即今之真字原叔之隸乃八分特原叔強名
曰隸字耳予始惑之然考劉向列仙傳謂王次仲作
即今隸書而衛恒作隸勢以王次仲師宜官梁鵠弟
子毛宏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宏法也恒去漢近不宜

誤謬又蔡邕三體石經書隸及今所存漢碑皆與真字體異迺知漢自有隸書而今之八分乃漢魏之際增隸而作者也今之真字乃漢魏之際省隸而作也隸癈已久晉唐諸公遂無復有知者非原叔孰從而辨之

周越字子發仕歷三門發運判官以司勳員外郎知國子監書學遷主客郎中以卒草書精熟博學有法度而真翰不及如俊士半酣容儀縱肆雖未可以語妙

於能則優矣當天聖慶歷間子發以書顯學者翕然宗尚之然終未有克成其業者也嘗撰書苑屢求之不能致無以質疑云有馬尋者慶歷中嘗知利州其迹亦倣子發

邵餗丹陽人以篆顯於天聖之間范文正公作嚴子陵釣臺記請書之曰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餗為之篆至今為奇觀又有邵必者字不疑餗之族也嘉祐中為樞

密直學士師成都卒亦善篆

章友直字伯益閩人以玉箸字學宗當世嘉祐中有楊南仲篆石經於國子監當時稱其小學又有元居中為太常少卿知宿州東吳多其篆迹

雷簡夫字太簡善真行書嘗守雅州聞江聲以悟筆法迹甚峻快蜀中珍之宋子京贈以詩云豪英出名冑偃蹇勸官游大言滿千牘高氣橫九州仕至殿中丞

唐詢字彥游事仁宗內歷禁近外治方面以文雅政事

顯嘉祐中以侍讀學士卒筆迹遒媚頗學歐行書富於奇硯非精紙佳筆不妄書也

張伯玉字公達豪放恃酒而為御史有直氣為劇郡善擊强熙寧初卒染翰雖少媚態而老重不拘亦可尚已

慎東美字伯筠錢塘人狂縱不就繩矩有文辨書得筆法不偶俗好而老逸如其為人人甚高之宋仕以卒

[stamp]